



每年到了6月第二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时，文物保护问题都能获得社会各界更多的凝视。我平时有个习惯，对那些古建筑、古遗址、古民居、北京胡同、名人故居、北京会馆、历史街区等厚爱有加。每每在这些文化遗存中探寻和漫步，内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，也得到了很多启发。

那么，北京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究竟有多少呢？目前尚无权威机构的数据。不过，从北京各区文旅部门发布的各区所在文化遗存目录看，多则200多个，少则几十个，因此，这个数字也不难估算。从北京经历了3000多年的建城史，860多年的建都史来看，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北京积累了无以计数的文化遗存。如果统计出来，那将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


在历史遗存中凝望

□主讲人:赵强 文/图

历史遗存看似貌不惊人，确是城市厚重的历史刻度

在很多人眼里，遗址与废墟占地不少，荒草丛生，蚊蝇遍地，成为城市的一道道伤疤，在打造美丽都市中，似乎是拦路虎、挡风的墙。因此找个机会就要伺机把这些遗存抹掉。就连名扬中外的圆明园废墟，这些年来也不时有不少专家提议重建。以至于国家文物局在去年就重建圆明园做出答复，认为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国耻、警钟长鸣。而重建圆明园，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，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。对此，我深表赞同。

以圆明园为例，它是北京最大一处、最有历史价值的废墟遗址。每年都会接待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来此旅游、凭吊。我就先后去过好几次，都不尽兴。据记载，这片废墟曾经是清王朝耗费150余年时间精雕细琢的皇家宫苑，是珍藏着无数珍贵文物的艺术博物馆，是汇集了中国古典建筑精华的艺术宫殿，是融汇了中西方园林艺术的世界园林典范，如今怎么评价它的价值都不为过。从凭吊者的评价可以看出，所有的人，在参观完这个清代时建造的万园之园后，在充分领略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之外，还对近代以来，中华民族因为落后而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历史，十分悲愤，很多人由此生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。因此，这样的历史废墟，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历史教科书，如果重建，也是一种笨拙的复古，这样的崭新建筑，能有废墟带给我们的内心震撼吗？

我还到了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、元大都遗址公园、北京镇城之宝之一的燕墩（也是燕京八景之一）、皇城根城墙遗址公园、国立蒙藏学校旧址、金中都城墙遗址公园、明皇城东南门遗址、民国时期的香厂新市区、通惠

河玉河遗址等京城近百个历代重要遗址或者废墟走访，发现这些遗址都是在废墟或者是接近废墟的基础上建立了公园，从而没有让这些历史遗存烟飞灰灭。如今这些遗址公园也因为残缺美、历史美，而让这座城市多了很多文化韵味和文化地标。

有效利用历史遗存，应是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面

当然，如何有效利用历史遗存，也需要有关部门和决策者会同专家，拿出切实可行的稳妥办法。比如，有的可以在废墟基础上建立博物馆、遗址公园、立碑等，如圆明园就是北京最大的遗址公园。北京还有一些元明清的城墙，由于后代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拆迁，有的只是保留了一堵墙、一段墙。然而就是这厚重的一面墙，也着实让我惊叹，完全可以在旁边再建立一座博物馆。我到过北京好几处的古城墙遗址，在此流连忘返，感觉看城墙如同会晤历史老人，这些残破的城墙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历史文物的残缺美。

不只是古城墙，我这几年还到过北京不少的古代庙宇遗址所在地，有的就是一片小小的碑文，如大悲寺，让我在感慨之余，内心升起了再读那段历史的渴望。毫无疑问，各类遗址是历史的遗迹，即使剩下一堵墙、一口井、一栋残缺不全的庙宇和楼房，但是历史的风风雨雨总会在这些废墟上留有诸多的印迹。

历史虽然是过往，但是遗迹也会“说话”，即使这些遗迹形单影只，还会让人凭吊时升起无限的感慨来。所以，本着对历史负责，对未来负责的态度，有关部门有必要对一些有重要价值的古代文化遗存，清理一下家底，然后进行有针对性、系统性的打捞和修复，可以说，活化利用好这些废墟和遗址，才能发挥文物应有的传承和启迪后人的作用。

在北京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曾经的辉煌

我还到过北京不少的明清时代的会馆，有的都是接近彻底坍塌的院落，如谭嗣同、康有为、龚自珍、沈从文、鲁迅等所住过的会馆。还到过不少名人住过的四合院，如张之洞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梁实秋、田汉等，可惜这些名人故居，要么是没有腾退，要么是接近坍塌。有的胡同和故居只是留下了地名，已没有了建筑遗迹。如在王府井大街翠花胡同旁边的一个新建美术馆正门的地上，我发现一行字，让我大吃一惊。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民国时期大总统黎元洪的故居。如今从地上写的字才知道，黎元洪故居曾在这里。目前只剩下故居一堵墙，可谓是写在地上的名人故居。

前一段我去北京大栅栏地区杨梅竹斜街61号，在这个颇具民国风的胡同前后走了几遍，才找到沈从文在1923年9月，刚到北京时住过的第一个故居——西西会馆。

据史料记载，这个会馆在100多年前盛极一时，主要接待来自湘西的客人。20岁出头的沈从文，刚当过5年兵，想到北京这个大城市闯荡一下，他来到这个会馆住了半年，为其日后写出《边城》《长河》这样的名著奠定了文学基础。因此，这个会馆旧址无疑是沈从文重要的文学出发地。然而，由于年久失修，会馆在日后成为了十几户的大杂院。如今整个院落已经接近废墟，无法正常使用。

我走出这个会馆遗址，不禁在想，有关部门何不把这个会馆修缮一下，改成沈从文故居或者故居遗址，以便让南来北往的文学爱好者凭吊呢？其实，对这些文学大师来说，他们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值得瞩目，值得后人留存，而不应该是稀里糊涂地一拆了之或者改做其它用途。

这样的会馆废墟还有一个绍兴会

馆。在菜市口大街，深藏在南半截胡同中。我在敲开紧闭的大门之后，发现这里也是接近废墟。鲁迅在北京的14年间，在这里就住了7年，写下了《狂人日记》等不少名篇。因此这个地方应当是一代文豪鲁迅早期名篇诞生地。然而，由于年久失修，绍兴会馆接近坍塌，即将成为废墟，也是令人唏嘘的事情。如果把绍兴会馆修缮为鲁迅早期文学纪念馆，必将是文学爱好者的一大福音。

应当指出，历史遗存是历史的沉淀和遗存物，让遗址复活，不仅仅是建立遗址公园、遗址博物馆，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让遗址复活。如北京西城区前不久对辖区的晋江会馆、梨园公会等七处遗存进行文物活化的招标，也是一次把历史遗存有效利用和盘活的尝试。



主讲人介绍：

赵强，资深出版人、编审、知名时评人，曾在多家出版机构担任重要职务。著有杂文集《楞客天下》《出版行旅——总编辑手记》等7种，在100多家媒体刊发近2000篇杂文、评论、散文等。为北京杂文学会会员，至今仍笔耕不辍。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